

賞月與歎月

中秋到了良宵佳節，誰不想高高興興的樂一回。古人說得好，月到中秋分外明。所以中秋賞月，尤其是人人喫高興的。但是月亮這樣東西，很高尚，在得意的人看來，固然是可愛；在失意的人看來，却又未免添了悲感。人生真象一輪明月，境遇不同，悲歡亦異。世人都如是，不過對月懷思，這道心願便未完全了却了。

今年中秋的月亮，在我們看來，依然團圓可愛，在吳子玉看來，便未免覺得淒涼可悲。要不是那將阿拉楚勢漸南洩的打到了武漢，這時候吳秀才便正在食安撫安穩穩的賞月，論不定還要和龍老雲等倡和幾首詩不可。那時他的賞月詩題，我已知道了，信陽鄭州，南北奔走，到處想斷沒有這閑情逸致。上當月，最好在這信陽鄭州之間，找着了山神廟，那怕怕那蘇阿拉連夜的趕來，舉一舉，斟滿茶，那末好好的，一座武棚棚，末至要敬做個木棚了。

月亮裏面有個仙人，叫做吳剛，他是主張用武力的，拿着一柄板斧，成日價砍一棵桂樹，但是砍了幾千萬年，這樣樹依舊還好好的，沒受些損傷。吳秀才大約是吳剛的後裔，所以也喜歡用武力。但是他一遇到那塊石頭，便沒有法子，我還好他抬頭望月，看看那月中的吳剛，想起了他們祖傳鑄子畫了木石的鳥獸，恐怕更要深深的歎一口長氣呢。

偉人一斑

吾友張君，民國以來，久任要職，一班大老并皆器之。吳佩孚、曹錕與若輩，若孫傳芳、張宗仙、黃玉良有杯酒之好，誠其胸襟客人之性情及通融其事者。如與蔣持論不同，茲略略紀其實知左。

○曹錕：曹雖難以前途失敗，然曹氏為公人，忠厚長者，民愛國無人無心者，惟曹氏一人而已。待遇部屬，亦極寬和。吳佩孚始終擁護之者，未嘗非其誠信所孚。曹氏善法，向極清勤。外人謂其居延慶樓姑學書者，淺之乎視曹氏矣。

○吳佩孚：吳佩孚為人，啗鳴叱咤，不可一世。不知者幾疑以為吳王復生。實則一三家村老牛呢也。吳與王往來，積久，必將割割背誦經書，自問於易經確有新得。實則僅得朱註耳。且其人學識太薄，不肯下人。左右上饒陳者，雖非吳之智慮所及，大譽曰：此曹某已早享熟，或且大發橫財，口不行不行，然後以行。大都皆掌之條陳也。是以之

死之日，爲一師長者餘公一大團實不足言。

○獨玉祥：獨士祥謹恭士，當世

第一與曹接轡，和氣悅色，言必稱先生。客有所說，唯唯稱是。王拜辭恐下土時，獨之謂矣。惟其爲人，魁梧不羈，二等班子如打獵掘洞而在此也。

○孫傳芳：孫傳芳待人，亦極謙恭。惟對酒消食，間容客人縱談之地。孫氏曾拜文天正，聞知客人南事亦相類。惟付大智若愚，毫無稜角。孫則有時不免聰明流露耳。且曾用人，包圍其不能量才而器使之。孫氏則於用人一方，務擇易於駕御之人，或亦有運於湘鄉也。

○張宗昌：張宗昌今之段鳳將軍也。大煙大賭，無所不爲。然其爲人，實直爽快，事上克己（指奉張）。獨下克己，其部屬流品，甚是不齊。然對戰

沽上淫風

津沽妓寮，集中日法租界。茶館數處三不管一帶，頭等班子和酒價及客座，打茶園須銀十個以上元。二等班子如打茶園須銀二個，蘇省例不罰稅。二等班子如打茶園須銀二個，蘇省例不罰稅。

神州影片公司

告預片影

施濟羣
顧肯夫
主 編
何 能
林文英

靳雲鵬之半世

新營關既在小姑充當小兵之後，轉算他尋着了吃飯盛役的安樂窩，那時他已知道心滿意足，對人說：「俺們能這樣，過了十年八年之後，再升一名排長，再升一名連長，再升一名營長，就可以到得俺們俺家祖廟了。」所以他在營裏面，倒卜得認真，他小的時候，西瓜大的字，也能認得幾箇，因那便買了一本千字文，到空閒的時候，拿出來，讀幾表面的，也認得幾箇，（這就是那國朝教士編的，不到三年，那本千字文，居然給他念得這瓜爛熟，）向來同鄉的弟兄們，更覺敬重他，本來是常常聚賭，這位營部裏的，那時新營關的弟兄們，要他一半的賭，這位營部裏，要與官的賭，他和他開巡，要與他開巡，那一年，項城所辦的武備學堂，又要挑一批人才，那時武備學堂的辦辦，是以段公肥於最熟，那小姑營長挑了挑選的方法，是由公肥坐在公案上，將兵士按名點驗，看上去像該有武備學堂資望的，再由公肥問上兩句話，答覆的得巧，合法，那款就可以被選。那一天，到驗看新營關的時候，點名時候，營部走了出來，公肥舉目一看，見他又高又大，年紀又輕，牛的生到也個個人兒，先已有幾分歡喜了，遂啓口問他：「你來當兵，是爲什麼呢？那新營關裏人心，便不能不巧的答覆。」這一報說：「上報教習爲什麼，指派項城和人（即指公肥）合配了這哨卡。」

色變泉

六洞洞神。城有子五者。世代業獵。
至五面念工。且孔武有力。生平壯
遇。經耐數次。亦能脫險。獲兔鹿不
計。狝其一生所獲。不下百餘隻。
因是。謂捕獵無完膚。人有欲觀其
成績者。即攜其衣。押任人聚觀。彼
則談笑浮白。以爲快。滿清末年。煙禁
深。全縣無所獲。被戮於林密地。
人疑至之。處偷捕戮於密地。
侯偵悉。往報有司。鎗除拘拿。差役投
殺。爲五也。俱業獵之。不貲。前。五
非良人。也。無何。年十餘分。現
支。爲虎噬之去。衆丁役始鳴槍嚇之
。虎驚。暫至五道上。進。衆丁役
之去。不半日。見五疲乏坐樹下。乃
然。之去。到堂。訊明。自然依法。定
殺之。同。拘捕。放出。遇。鄰鄉村莊
有虎。聞。而。牛羊無異。有人介
備金。請。牧之。五。則。每。夜。夜。人
靜。各。皆。安。有。毒。機。弩。一。觸。即
無。解。逃。者。夜。夜。如。是。虎。忽。似。有。知。者。

日庵春色錄

浙湖南萍錄以產絲名，故富甲全省，
顧與絲絲並駕齊驅而馳名者，厥惟
剪髮是為之女尼。楚東人時，嬌媚出
衆，湖人見之，必將疑爲電影明星
也。若輩雖一視同科，微爲名，以維生
計，然不過一種副業耳。其中主要營
業，卽秘密賣淫，是故其工艱於笑，
形色色春，無異枇杷門客中人，所異
者不過易地飽爲庵堂耳。
南萍尼庵，不下十餘處，其最著者爲
大司徒邊界庵史人君堂，等數家，粉
白黛綠，燕飛環肥，一入其中，則聲
色並臻，令人之意也消，鹿各有老鴿
一窩，管全庵事務，實則妓寮中老鴿
之變相耳。鴿尼咸不呼佛而呼太
公，聞每歲所入，恒在五六千金左右，
坐收厚利，以觀望上與縣董左右而
無礙達旦之鴿舖，其勢過殊不可以
道里計也。
尼之年齡，恆在十三至二十四五
爲多，其次則將青絲盡行剃去，或爲
髮式，或爲髻式，故據上年近北某
庵之老尼，殊不數觀，庵中每有尼
一，其服飾之華與與否，陳設之宏
與否，全視該尼所獻之富與否而定
爲定，老尼則絕不顧問，蓋南萍之
庵可憐，亦非一人可得而視之，凡
修與否，刀削後，則老尼自爲勿基
堂意鄭而拒絕之，故尼不待姑卽已
欲待治時，葬卽半年或全年，決不聽
將行
于允諾，包償爲
數殊廉，除按月
津貼二十番
外，再給該尼數
元，用及衣飾等

口債無記

前角。隨其怒勢，行車之突兀如此。
昌亦欲謂李連斌頗可愛，余於張宗
金亦云。

鄰女有孀娘者，昔幾年，愈惡絕人
而性尤狠毒，以故深得阿母歡；第
小姑居處，尙無鄙劣，反生庇護，雖
堪追此，遂不惜以白晝無恥之舉，爲
舉國憤上之。今也桃花有見，不情
姓名，淚水無情，竟爲泥絮，斯亦大
可嘆矣，亦大可憐焉。

先是，有泉東某者，肄業某校中，離無
蘇子之村，藉具濡安之貌。蓋一濁
不知之佳公子，亦即軍閥之經濟兒也
彼之情若淡，意意纏綿我我卿卿，恨
不作伴樂之所，不知者，固目之爲一
作伴樂之所，不知者，固目之爲一
童以爲生牛之後，每於若輩中輒翻示意
不復成化，爲幽雅之談比翼鳥，日假
方台旅社，爲幽雅之談比翼鳥，日假
作伴樂之所，不知者，固目之爲一
童以爲生牛之後，每於若輩中輒翻示意

影其醜態也。得每每于此，因一無知
有見女之日常習觀，疑爲善心切切
爲此四托爾爾，爲物色之一乘龍快婿
乎？吾妻女之心，可謂至誠而

逐法租界後，又得落葉生來園，與舊黨名流某某會合以居，三五日內，即開
莊，吾兄如過法國公園，不勝注視，通一掃，歸燒燬之新屋云云，余得實錄
引爲笑話，公此之前奏，然余久入未過法國花園，亦未往遊某里，生之近
况，無由知也。閱一月餘，偶讀中報於本埠新聞中，得新聞一則，其標題曰
曰：法界破燕窩京路，云法捕房探捕，昨於微羅路某里某文號，破獲燕窩
窠，聞其地址，赫然某名流與燕窩之新所也，乃爲驚呼下云云。據捕堂云
烟且若干付，並拘獲高某某某甲及乙及諸客若干人，帶回捕房，候辦堂訊
云：余細察該高某某姓名，與該捕獲逃名已稟官矣，然日常受性，猶可素稱
所謂正君子，即如其名流，而若則我友落生他邑，生亦無烟癖，亦決不奇案積
生活，所以同居之役，連箱而入，產此種案件，小不關礙，即可了結。然生
苦心亡居，再應速此，屬上之居，誠人不易設，適代余乃驅車特往訪之
生，見余，哀歎不已，余細解之，生曰：茲主婦聞父兄之友朋之中，可
承祖誼，然我以爲名而來，今乃至至此，遂斷念而去，不知之謂，其又奚辭，今而我
將再進，遂則必擇身家放棄，卓有信賴者，不敢再與匪類人處矣。余亦
然之不置，曰：生又還身平克路某姓家，某姓經商起家，殷富僅萬，余亦
一問，索無八居，榮生簡評，遂以爲己之生理，居間起矣，裕自便矣。余爾
生今後可以得安寧矣，不意兩月後，余偶遇生於四馬路，生呼曰：兄弟，
我今將移居矣，余笑曰：正時教子，不過三遷子，乃將四遷耶？生乃招余至
酒肆中，且飲且訴其所遇，曰：某巨商南人，其籍若干，住在原籍，居乃鄉舍
僑其族人，年事已逾三十許，而體格強壯，不減少艾，據其僕人語余，則
係某新劇名伶某某汽車夫，皆皆嗜賭，休戚相連，不知所者，僱主人，不意此
近日忽染毒癮於我，嗚呼我幾作灰子散！枕心抱不忍，而不作，或羞此道
人室中，強納不已，昨使我何最甚，非莊禍領，常作油膏，我一至於此，必
陷如何精盡，茶房上樓，何何最甚，非莊禍領，常作油膏，我一至於此，必
害中，三十六首，走爲上着也，余聞之，亦秋淚下，風雨蕭蕭，一至於此，必
我中心悲痛，度不迫是，然後美全神，注定於君，君乃不知所以慰之，
亦不免於碌石心腸矣，生知余之調彼彼也，一笑置之，不復答覆，其最後
生又娶某處安樂娼耶，煩煩國耶，蕪花消息，久杳杳矣。

沽上淫風

與紅信人稍異。光緒間之人言、在津北鄉
 得老拙之同意。餅間、有一種形似前北京
 一、即可消魂真。香陳、胡亥、以大餅元一
 案、向不惡惟不校、抽籤三枚、得十四點者
 一、即呼春風一度、此中人物
 者、斯誠人間的地獄也、
 恨終、我不禁爲之傷而不已也、

銀幕外史

佈置十分清幽。荷生還不時約了公司一班朋友到家裏來碰碰和、打打撲撲、每月收下的烟錢、倒很可抵消房租金電費等。這樣過了兩個多月、一天、他們倆正吞吃烟、忽見一華人繞街進來、嘖嘖大呼快活。荷生見着的是個女子、嚇得目瞪口呆。小老四更加嚇得利害、連忙放了飯碗、躲回床上、用被蒙住了頭、驚駭抖個不住。這一陣子爲的是個小脚婦人、杏眼圓睜、顴風倒翠、煞是可怕。走進房裏、不問三七二十一、挾拍碌碌、揮手便跑、打得滿地流水。幸虧小老四逃進房裏時候、將門上的史鞭分掉、連這房門的鎖、才得保全。這個婦人打好了、從荷生扭住了、哭哭啼啼、吵個不停。酒時驚動了其餘的房客、都紛紛來相勸、問他和金荷生有什麼關係。要這樣的吵吵鬧鬧、那婦人帶累帶道、這沒良心的殺子刀、是我的男人、他自從吃了最飽飯後、分一個錢給我、才使用、而且已有一兩個多月沒有見過他面、後來我到分公司裏去找他、和他比高低、一個個污穢子在此地時時歌作樂、所以我特地約了一班人來捉他的姦。現在這個殺子刀不馬上跟我回去、我還要等這些爛子陳子肉、和他比高低呢。金荷生一想我倘然不去、這班姦也、也休輕易動身的、他這樣株守下去、小老四今晚非但不能去出堂唱、而且還要被他嚇出毛病來呢、遂將着頭衣、向衣架上戴了頭巾、往外而去。他走了這路打了一陣、秦香凱旋、和柳葉人面來上過了兩天、荷生因為小老四受了這打擊、想去找他。他個個不是、詎知到了那裏、已是風去樓空、連忙去問二房東、答稱四小姐已於昨天晚上離人搬出去了。

如是我聞

● 誌謝 ●
昨承新利公司、惠賜國貨大會展覽券一紙、特此謝謝。